

影视观察

与万物共生

仇士鹏

庄子曾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看完皮克斯动画新作《河狸变身计划》后，我忽然觉得人与天地、与万物并不只是并生，更是共生。

故事发生在一片林间空地上。这里寄托着女主角梅宝的精神家园。祖母第一次领她过来时，她就沉醉在叶子的浅吟低唱和水波的轻描淡写中。闭上眼睛，春风悠悠吹拂。在自然里，万籁俱是天籁。一向调皮捣蛋的她，竟安静得像岩石上的花，轻轻地摇曳。

祖母临终前把林中空地托付给了梅宝，希望她能守护好它。但这块地被市长杰瑞盯上了，大手一挥，就要摧毁，以建造高速公路，为市民“节省”通勤时间。

电影中，昆虫国王必须破茧才能化蝶。而破坏自然家园，真的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吗？与万物和谐共生本就是文明高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用侵略与掠夺的方式催熟的文明之果，纵有一面甜美，也必然有一面干涩难咽。

其实，当地法律明确规定，动物的栖息地不容侵犯。可惜，法律有时治标不治本，有心人总能钻到空子，让它显得有心无力。电影中，杰瑞为了抢下这块地，种下装着噪音喇叭的假树。动物们不堪其扰，只能背井离乡，让杰瑞顺利拿到了施工许可。

没有空子可钻的釜底抽薪之策，是修养出一颗映照万物的同理心。就像祖母说的，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一部分；就像河狸说的，人类的家园也是动物的家园；就像辛弃疾说的，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

想要跨过人与万物间的隔阂并不容易。一方面，人类必须把意识注入仿生河狸中，才能听懂万物的交流。钢筋水泥在隔绝人与大地的联系后，也屏蔽了万物的语言。另一方面，人和万物接收噪音的频段不同。人耳中万籁俱寂的林间空地，可能充斥着让动物焦躁不安的噪音。无法感同身受，又怎能将心比心？最关键的是心理：动物们安于自然赋予的生态位，人却总想高居生态链顶端，却又高处不胜寒，常被利益蒙蔽双眼。杰瑞面对动物的报复，即使数次险死还生，也始终放不下他的蓝图——那可是他事业飞黄腾达的保障。

但有个朴素的愿望，却能让跨越隔阂的桥梁，那就是都希望家园变得更好，家园里的伙伴亲密融洽。在山火暴发时，动物们毫不犹豫地放弃家园，挖开大坝，让水倾泻而下，浇灭向城市步步紧逼的山火，使人类家园幸免于难。在“万物与我共生”这一点上，它们比人类更加纯粹、赤诚。都是万物，都是家园，它们从不分内外高低，一视同仁。

别忘了，林间空地也是梅宝的精神家园。在城市霸占的土地上，必然有地块曾承载过他人柔软的时光。为了建设家园，先摧毁家园，何尝不是一种悖论？“人”之一字，一撇一捺，正象征着现实城市与精神家园。城市为“撇”，向前延伸，代表开拓；家园为“捺”，向后扎根，代表守护。没有家园的约束，“撇”就会横冲直撞；有了家园的支撑，城市才懂得珍重。家园不是建材的拼凑，而是时光与情感的调和，是爽朗的微笑与湿润的眼泪，而非傲慢的鼻孔与冷漠的嘴角。

电影最后，高速公路绕开了林间空地，城市与自然达成和解。看来，绕道而行并不难，难的只是习惯了得寸进尺的贪婪，能否为一片净土放弃所谓的“捷径”。当然，这并非万物共生的最好结局，城市与自然依旧泾渭分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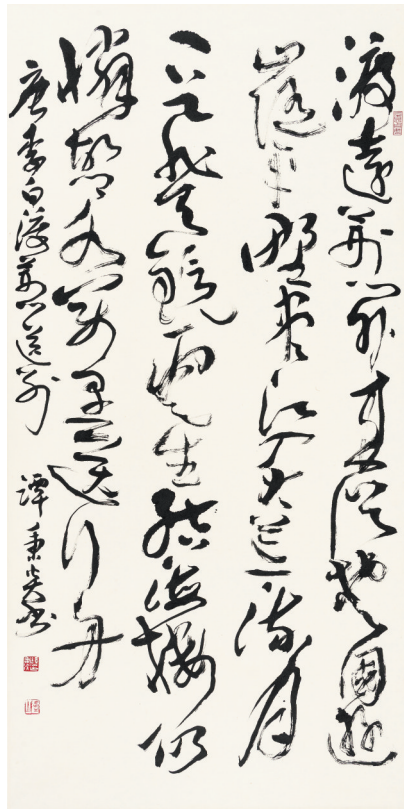
皮克斯在电影中提出了基于“池塘法则”的家园构想：永远接纳新朋友，维持基本生存，大家永远同舟共济。它既容纳物种间的捕食关系，又强调多样生命必须休戚与共。这是一种法律难以触及，唯有同理心才能照耀的地带。它既是理想的目的，又是现实的保障。

家园注定要发展，但为缓和矛盾而一味抬高成本或牺牲机会，并非长久之计。不妨让彼此的发展互为前提，形成相辅相成的协同关系。譬如，让林间空地成为城市进化为花园城市、森林城市的基石；让生态宜居的城市，借助科技为动物提供更理想的栖息地。近些年，中华大地上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的画卷不断铺展，给出了“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”的文明注脚。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，让一度萎缩的湿地重焕生机，与落霞齐飞的，除了孤鹭，还有遮天蔽日的鸕鹚雁阵；长江十年禁渔，让古籍中才得一见的大鱼重现江湖……城市从来容得下林间空地，人类也永远需要林间空地。

我始终相信，动物是地球最生动的表情。与万物共生后，城市才不只是人类的孤岛，“诗意地栖居”才不再是一个缥缈的梦想。那抑扬顿挫的生命韵律，将从北海的日升，一路咏叹到南海的日落。这样的家园，才有“园”的样子。



《河狸变身计划》海报。



谭秉炎书法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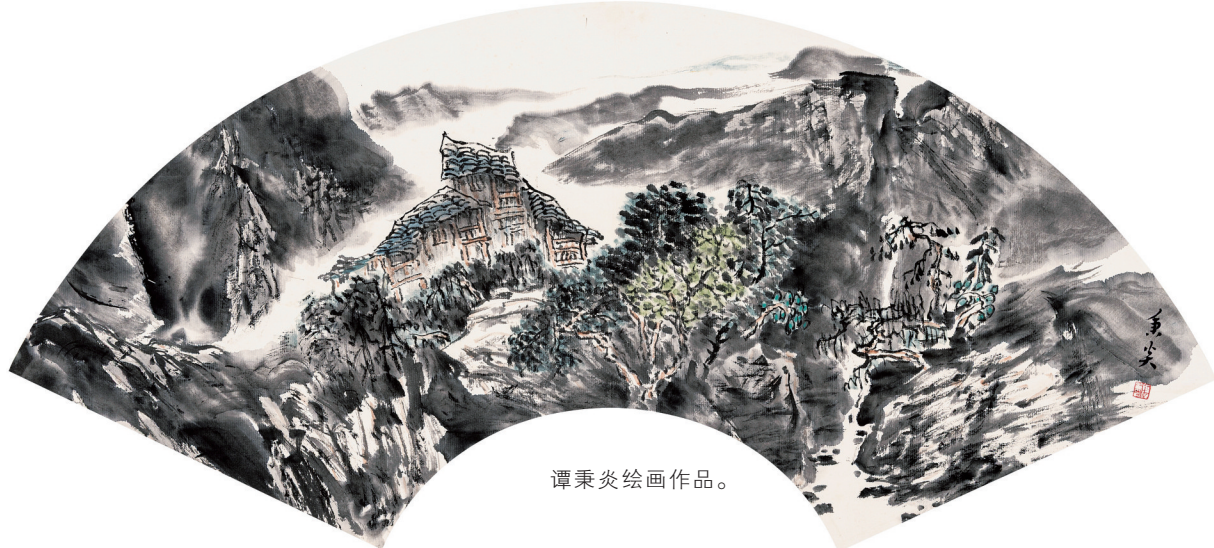
《艺概》语：草书斩获国奖，蜚声湖湘，享誉书坛。

文以载道，书道千秋。此次先生将1981年至2024年历年参加省、市级展览的百幅书法作品捐赠给长沙市博物馆，以行书、草书为主，各体皆备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先生书画的丰富面貌和高超技艺，实为星城文艺之盛事、博物馆藏之喜事和晚辈后学之幸事。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远；先生之艺，玉振金声。吾心摹手追，于冗繁案牍劳形中欣然命笔，感而记之犹未能言尽精华。

的修为息息相关。谭秉炎书画艺术达到今天的高度，不仅仅在他老人家开放包容、入古出新的探索精神，更得益于他长持一颗“平常心”，平素为人正直、谦抑、平和，不温不火，淡泊宁静，内敛自省。“对比古人知不足，交游同道学其长。”“从来学古为求新，终日临池亦畅神。”“至今心手难双畅，不是书家是学人。”这一句句、一行行，如万斛泉源，滔滔汨汨，发乎心声，出乎自然，何尝不是先生为人、为艺的真实写照！

吾生也晚，但有幸在谭秉炎先生楼下陪读为邻，耳闻目染先生在书法教学中的诲人不倦与治学之勤。每每经过坡子街火宫殿牌坊和戏台，均驻足欣赏先生所书前贤何绍基联语：象以虚成，具几多世态人情，好向虚中求实；味于苦出，看千古忠臣孝子，都从苦里回甘。回眸先生六十年从艺历程，可谓德艺双馨，成就斐然，此联“虚中求实、苦里回甘”亦可作先生书道之雅评。先生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、省、市各级展览中获奖，尤其在1995年第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，以一幅《刘熙载



谭秉炎绘画作品。

六十年一甲子，天干地支轮回。回望既是厚重的沉淀，更是生命的华章。今值丙午马年之际，湖湘书法界桃李满天下的谭秉炎先生，已欣喜地迎来了从艺六十载花甲重开、厚积薄发的春天。

作为楷圣欧阳询、草圣怀素故里长沙名重一方的书法教育大家，谭秉炎年近耄耋人书俱老，楷书重法度，行草见性情。他长期担任长沙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和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荣膺“长沙市文化领军人物”。

从艺六十年来，先生临池不辍，博观约取，遍习诸体而取法乎上，其中于行、草用功尤深。书法以帖学为主，且融碑意。同时涉猎丹青，取法黄宾虹，以书入画，追求浑厚华滋。无论是书法，抑或绘画，皆呈现出简、淡、静、雅的书法风貌，字里画外书卷气扑面而来。正如先生所言：“勤研训诂修书法，笔韵深藏刀韵中。”笔势的苍劲奔放，用墨的枯韵灵动、诗句的冲淡质朴，三者相得益彰，洋溢着自在、飘逸、安宁的气息。

古人云：境由心造。书法艺术的境界、高度，与个人

墨飘香

人书俱老境更高

易鹰

艺苑杂谈

聚星成火 玫瑰留香

曲凤鸣

40多年前，我赴长沙参加全国漫画创作学术座谈会，第一次见到谢丁玉。在此之前，因《刺玫瑰》漫画报和后来的全国漫画函授班，我早已与谢丁玉神交已久。在我心里，他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、与大众心心相印的漫画家。17年前，谢丁玉就像一位执剑行侠的侠客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然而，他离别我们的时间越久远，我们就越是怀念他为漫画事业的无私奉献。

得的灵感和力量带回各地，成为推动当地漫画事业发展的中坚。从1985年至1989年，贵州、河南、黑龙江、安徽等省相继承办了全国漫画创作学术座谈会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。

一个充满探索与希望的漫画新时代，被轻轻地拉开了帷幕。而谢丁玉，就是那个在幕后，为拉开这道帷幕而静静搭台的人。

一株带刺的玫瑰

1979年1月，人民日报社主办的《讽刺与幽默》报创刊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同年，广东的《剑花》、贵州的《刺藜》、山西的《虎刺》等漫画报刊相继问世。而湖南创办的《刺玫瑰》，虽然稍晚，却后来居上，影响深远。究其原因，正在于湖南漫画队伍中有谢丁玉这样的骨干在默默耕耘、积极推动。

漫画界前辈华君武先生当年在长沙考察时，曾用“办事认真”四个字评价他。这平实的四个字，或许是读懂谢丁玉与其事业的一把钥匙。他自1957年起从事新闻美术工作，长期在湖南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、组长。党报工作的历练，赋予了他严谨细致的作风。

1980年，谢丁玉受湖南省美协委托，与杨敦义、谭谷泉等人试办《刺玫瑰》漫画报，于1981年正式创刊，至1987年停刊，共出版72期，总发行量达700多万份。

这份小报，成为那个年代一扇别致的窗口。它发表的作品针砭时弊，讽喻丑恶，也歌颂新貌与美德，在会心一笑或辛辣一刺中，参



无题 (幽默画) 谢丁玉

与着社会风尚的塑造与思潮的演进。其影响力远超三湘四水。笔者记得，当时在山东烟台，《刺玫瑰》每期上市，几乎都被抢购一空。

撒向远方的种子

如果说《刺玫瑰》是培育本土漫画作者的园地，那么谢丁玉和他的同仁们接下来所做的一件事，则更像是一次将种子撒向远方的努力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漫画创作热潮在全国涌动，但多数作者仍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。1985年，山西漫画家王健率先办起了漫画函授班，开风气之先。1986年，由谢丁玉主持的湖南省漫画艺术委员会继而面向全国招生，举办漫画创作函授培训班。

这是一项极其繁琐、需要巨大耐心和奉献精神的工作。没有现成的体系，谢丁玉便将

自己多年对漫画创作规律的思考与大量中外资料的研究相结合，独立编写出一套20余万字的教材《怎样把漫画学到手》。

他带领团队，按省份分区进行辅导。两年间，全国参加普及班和进修班的学员累计达2000多人。我国首位出国担任国际漫画大赛评委的漫画大家郑辛遥，就曾对湖南省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张卫动情地说：“我就是谢丁玉老师办的漫画班的学员！”此后，谢丁玉又出版了《漫画技法与构思》一书，仅两次印刷数量即逾万册，继续滋养着后来的漫画爱好者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正如湖南一位老漫画家所言，气球之所以能飞上天，是因为有人吹它。谢丁玉老师无需被人吹捧上天，他只是以实打实的付出，为漫画事业做了他该做的工作，并因此而赢得了人们长久的敬仰。（作者系烟台漫画研究会会长）

艺术论谈

储奶奶的“笨拙”，为何打动我们

刘瀚波

近期，来自安徽岳西县山区的75岁老人储润琴，连同她写字的视频，在网络上悄然走红。没有书法家的头衔；没有临遍名帖的履历，储润琴的字，笔画带着些微的颤抖，结构是孩童般的松散，墨色也随心意浓淡变化，就像邻家老人在日历纸背面的随手涂鸦，质朴无华。从传统书法的法度来看，这或许算不上上乘之作，然而，许多网友却由衷赞叹：“真好，有一种天真烂漫！”“笨拙得可爱，看了心里暖暖的。”

为何这样一份天真与笨拙，能如此深深地打动我们？

长久以来，我们所欣赏的艺术，多是一种橱窗式的美。高雅艺术被供奉在美术馆、音乐厅、博物馆的聚光灯下，精致、完整，且需专业注解；流行艺术则被包裹于精致、商业化的外壳中。一些新大众文艺作品，如储奶奶的字，却将我们带入了一片充满阳光的田野。

这片田野里，有未经修饰的歌声，摇晃的生活片段和随手写下的诗句。这些不专业的表达，来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比如农民、工人、外卖员、快递员、邻里街坊。他们的艺术技

或许并不高深，甚至带着几分笨拙，却更侧重于生命的袒露。他们的作品，带着一种毛糙的、即兴的质感，就像是正在生长、呼吸着的草木，带着露水与泥土。

客观来说，储润琴字里的这份天真与笨拙，并非千锤百炼后达到的大巧若拙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然书写与表达。人们被它打动，大概也无关书法章法的优劣，而是喜欢那种抒发心意的坦荡与赤诚。毕竟，谁不喜欢阳光下，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认认真真、一笔一画写字的温暖模样？那些歪斜、憨拙的笔触，天然地联结着我们心底的记忆。它让人想起自己最初握笔时，在纸上留下的歪扭字迹；想起祖母母亲书信里，那些虽不工整、却满含牵挂与疼爱的字句。当世间许多事物被打磨得光滑完美，那些带着手工痕迹的事物，便显得格外珍贵。

对这种笨拙与天真的渴望，并非这个时代独有的情绪。回望艺术史，无数创作者都曾追寻这份返璞归真的力量，留下了诸多藏拙的经典。它们是历经规训、抵达自由后的归真，是登顶后的第二座山峰。

宋代，院体画的精致富丽之外，文人画以“逸笔草草”“不求形似”来打破僵局，重拾心性表达。如米芾以水墨随意挥洒点染，不拘形迹，重在抒发胸中意气。明末清初，傅山高呼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”，其书法如老树盘根，以粗服乱头的姿态，坚守着精神的庄严。八大山人笔下的鱼鸟，造型精简怪异，白眼向天，将极致的孤愤，都凝练在这笨拙的形貌之中。当帖学传统逐渐趋于柔媚，清代书法家们发起碑学运动，从上古金石碑刻的浑朴、生拙中汲取新的生命力。

西方艺术史同样回响着相似的追求。保罗·塞尚笔下那些苹果，抛弃了流畅的线条与精准的透视，以坚实的体量和略显笨拙的笔触，执着地捕捉事物的本质结构，撞开了现代艺术的大门。后印象派画家高更，毅然逃离喧嚣的文明世界，在塔希提岛追寻原始、单纯的生命力。亨利·卢梭以天真烂漫的笔触，描绘出梦幻般的丛林，为自己也为世人找到了对抗工业文明的精神家园。巴勃罗·毕加索狂热地从非洲面具等原始艺术中汲取营养，那些

在欧洲古典传统看来笨拙、变形的造型，为他提供了极具爆发力的形式语言。

这些跨越东西、贯穿今古的“拙”，不是艺术的退步，而是美学方向的转移。当“巧”的路径走到尽头，甚至变成一种令人疲倦的炫技；当艺术充分吸入文明、技巧的精致空气后，便需要那口回归本源、贴近生命的质朴之气。于是，它转身溯源，向着源头，去寻找一种更原始、更直接、更诚实的表达状态。这种拙，一头连着人类的文化童年，连接着原始艺术与民间艺术里的简朴与蓬勃生命力；另一头，紧紧系着每个人的个体童年，那是未被规则浸染、满足天真想象的本真状态。

回望储奶奶的字，它像一块朴素的石头，偶然滚进了我们精心铺设的花园。我们感到惊喜，因为看见大地本身有一种动人而原始的模样。我们为之感动，或许只是因为，在活得越来越精密的时刻，我们内心深处，依然住着一个笨拙、天真、不为任何目的而涂涂写写的孩子。储奶奶，恰好替我们，写出了那一笔。（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）